

上古时代，黄河泛滥，黄河流域的颍水之滨时常闹水荒。禹作为黄帝的后代，受命于唐尧，任夏伯，负责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中在现周口中心城区的东南部，筑台观水象即为观水台。此是中心城区最早的神话故事，与老子升仙、女娲补天的传说一样亘古久远，为古老的周口平添些许神秘的气韵。后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三国魏将邓艾取西川时，筑灌溉城于观水台上，在此屯粮练兵，即改观水台为水灌台，名字沿袭至今。由此可见，三国时期顺水顺风的周口已是军事要塞和兵营重地。水灌台是周口最早的文化记忆，说周口是高台上的城市亦不为过。

明朝初期，偶有人在沙河北岸依寨结庐，渐次成墟，名永宁集，后沙南又成墟集即子午集。为谋两岸隔河贸易之便，有周姓者操持摆渡，始有周家口之说，周口因此成名，成为万点渔火的内陆码头，仿佛一夜之间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名声大噪。

清代康熙年间，周家口达到鼎盛时期，人烟丛杂，街道纵横，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时称水陆交汇之乡，财贸堆积之薮，沿河渡口二十二处，水陆寨门四十余座，镇中街道一百二十条，更兼有三寨城墙、十大会馆、七十二庙宇，周口日益

上升为东邻淮泗、西控秦晋、南达江楚、北通燕赵的物质交流要冲和豫东新兴的商品交流集散重镇。秋色独占、称雄一时，与朱仙镇、道口镇、赊旗镇并称河南四大名镇。周口这座高台上的城市在黄河流域乃至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九世纪初期，随着平汉铁路通车，铁路运输优势逐渐显现，作为水路运输枢纽的周家口日渐沉寂没落，从昔日水陆重镇成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从此一蹶不振。后分分合合，多次区划调整，近70年时间一直在全省末位徘徊，锅底奋进，而作为周口文明源头的水灌台，逐渐被人为侵占，蚕食缩小，一度垃圾遍地，萧条冷落，无人问津。许多周口人虽听说过水灌台，却不知道位于何处，更不了解它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2017年，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紧跟时代潮流，顺应群众期盼，明确了

高台之上

刘永德

“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的工作定位，作出了“大干快上三五年，再看周口城”的庄严承诺，围绕“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以港促城”的目标，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倾情描绘“绿”“水”“生态”“民生”四篇文章。短短两三年时间，周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心城区高楼林立、游园遍布、街道宽敞、河岸静美、亮点众多、风景无限。美丽蝶变的周口从昔日的锅底站到了全省发展的前沿，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三川大地、颍水之滨，让周口人自豪、外地人惊叹。

我们惊叹周口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更呼唤满城文化内涵的充分彰显，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特别期待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水灌台揭开神秘的面纱，显示在世人面前，展现无穷的文化魅力和历史内涵。

水灌台位于中心城区东南部，高

7.8米，南北110米，东西70米，面积7700平方米，遗址全系文化层堆积，断崖处有红烧土面，初步发掘有灰坑、墓葬及商代陶碗、陶罐、陶盆等。属于龙山文化遗址，是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即铜石共用时代文化，作为黄河流域三大文化(仰韶、大汶口、龙山)之一，距今已有4000—4500年历史。也就是说，在大约4000年前，周口就有水利灌溉工程，已是军事重地，兼具城市的雏形。由于水灌台遗址的发现，周口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4000年。目前，层下文物众多，价值巨大，影响深远。但愿水灌台的发掘、开发、保护、利用能够引起重视，进而在“请君再看周口城”基本实现的基础上，面对“半城水”的实际，破解“满城文化”难题，让水灌台这座文化高台大放异彩，让周口这座高台上的城市尽显文化的魅力和底蕴，成为名副其实的美丽之城、文明之城。

张镇芳姑表兄弟刘永庆

杨箴廉

位居项城市丁集镇西北5公里、市区南9公里，谷河北岸，有个古老的村庄——刘新庄。清朝末年，被落户秀才刘其青，就在此村居住。刘其生二女，一嫁袁寨袁保中，生袁世凯，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一嫁阁楼张瑞桢，生张镇芳，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二人虽嫁与普通士子，但却因子而贵。皆贵为一品夫人，所以闻名后世。二位夫人，也是江北提督刘永庆的姑姑。

刘永庆(1862~1906年)字延年，项城市丁集镇刘新庄人。小时喜读兵书，对科考不感兴趣。他曾说：“读书以求用世，非特弋取功名。”很受塾师任乔格(贡生)赞许，说他：“有志不在年少。”刘永庆不但和张镇芳是姑表兄弟，与袁世凯也是姑表兄弟。因袁世凯比张镇芳年龄较长，入仕较早，且官职也较大，所以刘永庆一直受袁世凯提携。袁世凯在朝鲜时，因见刘永庆志向远大，便邀刘永庆赴朝办理各种事务。刘在朝九年，由县丞升直隶州知州。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刘永庆主管粮饷转运等后勤事务。袁任山东巡府，刘又随去总理军需后勤。第二年，以知府衔升任“参谋营务处”。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江北提督，遂拜摄江北提督之命，仍兼漕河盐务诸政，镇、道以下都归他节制，加“兵部侍郎”衔。军事专折奏报。诏旨有云：“江北地方重要，要有得力精强之大臣以资统摄。”时刘永庆年仅四十四岁。每对弟子言及君恩，总是感激涕零，势必委身报国。隆对之日，圣训尤注重改练新军。可是练兵必先筹款，江北地方异常困苦，筹措为难。他就找两江总督周馥商榷，按预定筹款数，凡几百万，不数日而定议。

刘永庆认为，警察为治安之本，准北盗风素盛，欲清其源，则宜先训练巡警，设立警察机构。开办后，盗潜民安，成效显著，复拟逐渐推行。乃复奏请设立“警察员弁学堂”，经费不足，捐献俸

禄作补充。江北巡防营积弊甚深，军队驻扎不集中，士兵不知操练为何事。刘永庆把所有辖军调集到一起，亲自点阅，裁汰老弱，补充新壮，督令训练。增加薪饷。又遵章改为巡防、马步八队。规划防守，布置极周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练兵处奏拨陆军十三协(旅)归江北训练，于是开办督练公所。昕夕筹划，不厌求详。以江北尚待扩充，急宜造就人才，以供使用。遂奏请特设“陆军速成学堂”，亲到学堂考核学员。勉励学员立志、立品，养成良好的军人素质。后因江北大雨连绵，月余不止，河水暴涨，积潦成灾。各地抢米之案层见叠出，清江亦以乞食势将肇乱，永庆昼夜焦虑，预谋补救。又以湖、河水势上涨，为史罕见，上、下游险情频传，刘永庆派兵固守堤防，并多次冒雨察看水情，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而卒。卒前，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但使江北数万生命得保，吾身劳瘁何足惜！”

嗣是徐海饥民纷纷南下，复日夜筹议赈策。与南京、苏州的函电交驰为

代际概念的推出元年及后续的各种指认大多尘埃落定。作为文学思潮弱化的衍生物，代际话语的理论后果呈现出某种收缩性。简单来说，我们从受益方更能看出这种收缩性。进入这些年的文学现场不难发现，80后批评家群体和90后小说家群体是两大主要的受益群体。尽管90后小说作为一种群体性文学症候加以绽放，但也不妨引入传统的地域视角，比如90后小说家群体中的河南现象就比较显眼，他们中有郑在欢、小托夫、智啊威、王苏辛、甄明哲、魏市宁、丁奇高、王文鹏等人。数量的优势带来了阵容的整齐，而且在期刊、出版层面占据了较高的出镜率，有好几位作者业已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比如郑在欢、小托夫、智啊威这三位。河南90后小说的崛起，也展示了河南作为小说大省的深耕传统和强烈后劲。

《解放动物园》是智啊威的第一部小说集。这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17个短篇小说，而小说集名则来自其中的一个短篇小说。如果将之对照郑在欢2017年出版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首先，他们笔下的叙述主体依然是乡村经验的流续，依然是前现代生活的折痕。从时间段上看，他们的童年经验区域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从代际概念加以考察，他们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代书写乡土经验的作家群体。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率突破百分之五十，工业化、信息化提速所导致的社会秩序转型，以及个体身上“世界化影像”的形成，皆发生在二十世纪。新世纪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即使出身乡土，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土不再构成苍穹的全部，而仅仅作为天空的缺口被打量和观照。故而，他们作为最后一代较为完整地书写乡土经验的作家群体，概率甚高。其次，乡土世界尽管呈现出某种封闭性，然而附着的个体经验却永远都是独特的。对于郑在欢而言，那种粗糙的生活质感，那种霸蛮的生存状态，揭开了地域经验下沉积多年的民风内容。其短篇小说的纪实性来自于对自己少年经验的回望与开掘。而对于智啊威而言，小说中周遭世界里变形之物的分布，则是童年经验的曲折投射。或者说，郑在欢笔下的人与物以故事性的面貌出现，而在智啊威笔下，人与物则以符号性的姿态倾泻，比如汾河和小羊庄，它们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意味着作家意欲以此为材料，搭建一代人的“故土世界”。总体而言，少年经验会自动趋近成人世界，而童年经验，往往有着内向化、心理化的特性。因此，解读智啊威的小说，需要找到那个心理附着点，点位找到了，小说故事的运行法则、逻辑法则就能够一目了然。

《解放动物园》中收录的短篇小说体例上大多在万字左右，从叙事的推进来看，可以以“苍穹以变形的方式落”这句话加以概括。比如《寻父记》中，父亲以黑猪的形象与母亲对话，《鸟类报告》中村民变成一群鸟雀在儿童的视野里飞起，《少年在天上飞》中驾驶着吹鼓了肚子的青蛙在天上飞的少年，《解放动物园》中变成鹅的母亲，此类因人与物互换而产生直接变形的场景甚多，也构成了具体作品中突兀的细节。除此之外，还有间接变形的方式，比如《世世无穷》《一条困扰我一生的腿》等篇章中的亡灵叙事，常态叙述嵌入到亡灵叙事之间，在某些关键的地方情理逻辑被按下了暂停键，情节反转之后步入诡秘的时空关系。智啊威是以诗人身份进入文学大门的，近年来方转身进入小说创作的航道，对于陌生化手法，可谓轻车熟路。因此，陌生化的手法加上变形的处理方式，使得小说颇有先锋叙述的味道。不过，若是深入到其变形的童年经验的后方，也许就会发现，与其说其笔下的现代派手法来自对西方前辈的模仿，不如说是这些手段呈现出作家对童年经验的忠实，非如此，就无法抵达童年经验中最深刻的心理折痕处。

这部集子中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在童年视角下展开的，包括几篇作品中出现的亡灵叙事，同样也归属于童年视角。作家对变形的倾心，从其本质上讲，是对童年创伤性经验反应的结果。临床心理学中的催眠和讲述，皆有助于抚平自我经验中的创口。文学，就某种心理症而言，也承担了治愈的功能。智啊威笔下的童年创伤经验高度集中于乡村留守儿童安全感的丧失层面，作为读者不必猜测作家代理人了多少自我的心理创伤经验，毋庸置疑的是，这部小说集中多数篇章皆表现出了因安全感的丧失而带来的儿童的应急性反应。故而，作为依赖的对象，祖父祖母辈的病与亡，或者家中牲畜的死亡，皆会给他带去轰然倒塌或者满世界昏暗的影像。这些影像就是童年经验的创伤之源，它们往往以变形的方式在成长过程的梦中闪回叠加。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家的笔下，基本没有涉及两性间的情爱关系，甚至相关异性的想象性空间皆是极度扁平的，作品中出现的异性基本上被母亲、奶奶、姐妹等人伦关系所替换。此外，小说中的死亡场景和死亡意象异常丰富，密度堪比余华的《呼喊与细雨》，死亡场景之所以频繁展示，也是为了集中展示童年经验中的创伤性部分。死亡带来的恐惧感、不安全感对于儿童来说无疑是空前的，每一次的撕裂，皆是永恒的撕裂。还有就是，诸多短篇小说中的父辈形象与祖辈形象形成了某种反差性关系，变形的对象极少落在在祖辈上面。以上列举的例证，皆直接对应了留守儿童不安全感的指向性内容。

留守儿童海量的存在，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上世纪90年代，恰是第一代留守儿童规模性出现的时期，时至今日，这一批人刚好进入而立之年。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焦虑和孤独感，需要借助某种讲述方能具体化为形状，并通过端详和抚摸，才有可能平缓沉落，而《解放动物园》，就是这平缓沉落的结晶之物。

智啊威小说：苍穹以变形的方式落下

刘军

诚信3·15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维护市场公平秩序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宣

